

寻踪探幽

乔沟头玉皇庙

一个历史名村的文明根系

□朱青龙

柏油路在晋南黄土塬上蜿蜒如带，姑射山的黛青色轮廓正从雾霭中舒展。新绛县泽掌镇乔沟头村村西土沟畔，一堵斑驳的夯土墙巍然矗立，墙缝里钻出的野蒿轻摇，漏下几片碎金般的阳光。这里封存着一座千年古庙——乔沟头玉皇庙。

翻修的土墙以“版筑法”夯成，椽板与黄土的筋脉清晰可辨，仿佛是大地的年轮。这种在新绛农村常见的构筑方式，让整座庙址如同从黄土中孕育的茧房，既封存着岁月的褶皱，又透着蓬勃的生命力。庙门前的金银花开得正盛，西侧山沟源自姑射山腹地，蜿蜒如仙人袖带，将古庙轻轻环护。风过处，阳光跃上墙头，给朴实无华的土墙镀上一层灵动的金边。

跨进庙门的瞬间，两旁沁人心脾的花香混着泥土气息扑面而来。三进院落的格局历经沧桑，中路主殿玉皇殿坐北朝南，踞于一米高月台之上，悬山式筒瓦顶在风中低吟，檐角残兽吻虽缺龙首凤羽，却如豁牙老者，咧嘴笑出千年光阴的褶皱。作为“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”，乔沟头村的选址暗合“天人合一”之道，背山面沟的布局恰似道家太极图的具象，民居与山水互为呼应，勾勒出古人“负阴抱阳”的智慧理念。

殿宇探微
木构里的文明密码

作为中心建筑，玉皇殿巍然挺立中央。单檐悬山顶，四铺作单下昂斗拱如群雁展翅，斗拱间不施斗，仅以泥道拱相连，这种元代遗风的构造在晋南已属孤例。面阔三间的空间里，通檐三柱的梁架如骨骼般简洁，驼峰与叉手的曲线却暗藏宋代《营造法式》的精微，明间后金柱上的清代彩绘虽已褪色，仍可辨轮廓，让严肃的木构多了几分市井温情。

戏台角落的四明碑倒放如枕，方柱形碑体四面刻字，“明嘉靖四十一年重建”的字样被风雨磨得温润如玉。这种将碑文分刻四面的形制，恰似古人留给时空的立体信笺，每一道刻痕都记录着劫难之后的重生记忆。

正殿右侧的娘娘庙只剩断壁残垣，几根朽木支起的献殿如同时光的残章。砖缝里的蒲公英开得正盛，板瓦上的青苔已长成绿云，唯有昂然向天的斗拱，仍在诉说“父天母地”的古老哲思。

左侧马王殿的门楣“恩被异类”四字已风化模糊，殿内北墙的清代壁画却鲜活如初：虎啸时松针簌簌坠落，龙腾处云气翻卷欲出，最妙的“寄情山水”图中，士人衣袂被风吹成流畅的弧线，远处山峦以淡墨染就，竟与米家山水的“烟岚模糊”不谋而合。门侧对联“三只眼观天地；一片心鉴古今”虽已褪色，却如同一把钥匙，轻轻转动间，百姓对公正的朴素渴望便从历史深处溢出。

戏台听涛
石阶上的千年声浪

穿过两殿间的甬道，三座古戏台的遗址如同一组凝固的交响诗。明代“三连台”如今只剩东西两台，中间的



▲玉皇殿

▼东戏台

▼西戏台

景全友 摄



舞台已沦为蒲公英的剧场，风过时，花絮轻扬，恍若当年水袖拂过的残影。

西戏台的歇山筒瓦顶下，4.5米宽的台面依然平整，很难想象这里曾承载过多少离合悲欢，风云际会。1.4米高的台基上，凹痕处处，似是无数双绣鞋踩出的韵律。后台墙壁上，光绪年间蒲剧班社的题壁虽已被揭取，“演《破连城》”的墨痕仍隐约可辨，仿佛能听见胡琴骤响，梆子击节的热闹乐章。每年庙会，当现代戏班在台上唱起新编段子，古老的台基便如共鸣箱般震颤，将百年前的唱腔与今日的旋律融为一体。

最令人称奇的是声学设计：站在台中击掌，回声经斗拱折射，竟能清晰传至庙门，传到每一个观众的耳中。古人以木构为弦，黄土为鼓，谱写出比现代声学更富诗意的音响篇章。

遥想当年闰七月初十，三连台上演“对台戏”的盛景：三台锣鼓同时敲响，《九龙杯》的武打，《金沙滩》的文唱各展绝活，争奇斗艳。台下“看了存才的挂画，不坐民国的天下”的喝彩声浪，曾让整个黄土塬为之沸腾。如今人去台空，唯有台角石缝里的苔藓，还记着当年的丝竹管弦，绝代风华。

壁画寻芳
丹青里的烟火人间

药王庙的硬山顶小殿貌不惊人，却藏着最震撼的时光秘宝。推开木门，八幅明清壁画如星辰般在昏暗中显影。东壁“神童李泌”图里，少年倚坐树下，书页被风掀起一角，身旁童子踮脚摘桃的动态，竟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衣纹异曲同工；“刘阮天台”里，石桥下流水潺潺，桃花灼灼，石青与朱砂的碰撞，让千年传说瞬间鲜活。

西壁“画龙点睛”堪称神来之笔：巨龙回首，目似点漆，龙须根根可数，仿佛下一秒便要冲破墙壁，直上云霄；“张骞泛槎”中，木筏在浪涛中颠簸，星辰在头顶流转，留白处的云雾以“飞白”技法扫出，竟与现代抽象画的意境

不谋而合。北壁“悬丝切脉”最见人间烟火：药王孙思邈隔着帷帐捻动丝线，帐后妇人的焦虑、童子的专注、药童捣药的背影，构成一幅鲜活的市井长卷。墙壁上“光绪三年到此一游”的墨笔涂鸦，与壁画中的神仙高士并置，恰似庙堂与江湖的对话，让庄重的壁画多了几分人间温度。

塬上悟语
废墟里的文明根系

暮色漫上姑射山时，玉皇殿的月台已成金色岛屿。回望整座庙址，元代的殿堂、明代的戏台、清代的壁画、现代的保护标识，如同文明的年轮，层层叠叠生长在黄土之上。这里没有完美的标本，只有活着的历史——断墙上的补丁是地震后的重生印记，壁画上的涂鸦是庙会里的生活留痕，就连檐角缺失的兽吻，也是无数次修缮的见证者。

汽车驶离时，后视镜里的夯土墙渐渐缩成小点，唯有檐角残兽吻仍固执地指向天空，像一只永远睁着的眼睛，见证着朝代更迭、草木荣枯。

忽然想起庙中偶遇的老村民，他蹲在药王庙前，指着墙壁上商家存放货物的留言，说：“这些字迹，是我爷爷的爷爷管理玉皇庙庙会时留下的文字。”那一刻忽然明白，所谓文明，从来不是凝固的文物，而是活着的记忆——是匠人们刻进斗拱的智慧，是戏班写在墙上的悲欢，是百姓留在壁画上的烟火，更是今人与古人指尖相触的刹那震颤。

风从姑射山吹来，带着新麦的清香。车窗外，乔沟头村的轮廓渐次模糊，唯有心中那本泛黄的“古籍”，却在时光中愈发清晰。或许正如作者即兴所撰楹联“善哉，瞧樵叟烂柯，涧水煮茶棋子落；妙矣，听牧童短笛，彩云佐酒野花开”——在这片被时光浸润的土地上，文明的根系早已深深扎入黄土，等待着每一个叩访者，在断壁残垣间，触摸到民族的精神原乡。

文化走笔



薛徽墓石椁之谜

□帝亚楠

运城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，其“镇馆之宝”薛徽墓石椁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和猜想。

1994年，位于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的薛徽墓被盗。在此种情况下，国家文物局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，发现了这座石椁。石椁整体呈庑殿顶的房屋形状，由屋顶、底座和中间3部分共计34块青石组成。墓中所出墓志极具史料价值，出土的壁画及石椁、石门上的线刻板精美且内容丰富，其石椁已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。

据讲解员介绍，唐代薛徽墓石椁是山西省内迄今为止发现最高级别、规模最大的唐墓。但联系薛徽的身份，其墓葬规制要比其应有的规制高。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没有按传统规制下葬？

原来，薛徽墓实际上是“名不副实”的，其规格是一种僭越行为。

查询资料可知，《唐六典》对丧葬礼制有着明确的规定：“凡葬，禁以石为棺槨者，其棺槨禁雕镂彩画，施户牖栏槛者。”《通典·礼》中也对此有所记载：“大唐制：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。”

在唐代，使用石棺槨被认为是在品官等级之上、皇帝特许的一种恩典，因此实行的是功臣国戚陪葬皇陵制度。石椁墓大多为帝陵陪葬墓，继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特殊形制。

也就是说，没有允准，任何人不得在墓葬中使用石椁，所以结合目前考古成果可知，唐代的石椁墓主多为正二品以上的高官或皇族。但根据薛徽墓志记载，薛徽品级最高时也只是从三品，由此可知，其使用石椁作为葬具，是一种僭越行为。

河东薛氏是历史上的名门望族，陆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，包括隋代著名诗人薛道衡，西秦霸王薛举、薛仁果、薛仁越父子，唐代叔侄宰相薛元超、薛稷，名将薛万钧、薛万彻兄弟，名将薛仁贵、薛讷父子，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，郕国公主柱国大将军阳武侯薛禄等。

不仅如此，在唐代，薛氏家族还以皇亲国戚著称——薛瓘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城阳公主，薛绍娶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，薛徽娶了唐睿宗的女儿郾国公主，其子则娶了唐玄宗之女唐昌公主……

即便如此，薛徽墓的形制也与他的身份地位不匹配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没有官方的批准抑或暗示，郾国公主怎么敢“知法犯法”？所以，这是一个亟待考证的未解之谜，期待后来者可以在未来的考古工作中能得以解答。

有专家认为，可能当时薛氏家族希望能得到皇帝特批，但终究没能实现，最终导致薛氏后人将早已雕刻完毕、立好的墓表和武士打碎后丢入墓道内掩埋。

而也正是因为薛氏族人当时的违规制作，才有了这座唐代石椁，成就了山西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高级别、规模最大的唐墓。



▲薛徽墓石椁 记者 王捷 摄